

## 梧桐丝雨

□李小鹏

又是雨天。没有收到新工作的面试结果，我撑着伞准备搬去出租屋。鞋子里积满了水，发出吧唧的声音，为行李箱的拖动声和雨在伞上的敲打声伴着奏。一丝丝寒意向上翻涌，我打了几个寒战。

转过街角，看见一棵梧桐树，树冠被砍了一半，树下有不少落叶，紧紧地贴在地上。我摸了摸树皮，那粗糙的质感，让我想起了母亲的手掌。每当我情绪低落时，她都会用手摸着我的头和背，坚硬的老茧在我的身上留下一阵阵的温柔。

我家院里也有一棵梧桐树。儿时，每当我贪玩忘了回家吃饭，父亲就会在树下为我准备一顿“竹笋炒肉”。这时，总是母亲过来帮我说话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抚摸着淤痕。“不要和你爸顶嘴，嘴放乖一点。就像这棵树，你怎么说它都不还嘴，那你还会打它一顿吗？”我望着梧桐树，它静静地站着，像是一个巨大的影子。无论风吹雨淋，无论人们如何攀折，它都沉默不语。母亲说，有时，沉默和忍受是一种智慧。

中学时，有一次，我很看重的评优

结果出来，并没有我。那天，下着小雨，我没带伞，放学后没回家，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等到我的头发和鞋子湿透后，母亲终于找到了我。她没说些什么，拉着我回到家，端出放在锅里保温的菜说：“吃饭吧。”我吃不下去，说：“我不想去学校了。”“等明天再说吧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她把我叫醒，递给我一把扫帚，“帮我一起扫落叶。”梧桐的叶子多而密，经过一夜风吹雨打，已落满院子。由于沾了水，叶子紧紧地贴在地上，扫起来很费劲。不到一刻钟，我已满头大汗。等到所有落叶都扫完，我喘粗气的声音已隐藏不住。

母亲笑着说：“每次下雨，这棵树都会掉下许多叶子，我就必须清扫。我也不想扫，你刚才也体验了有多累。但如果我不扫，等落叶堆上几层后，继续发烂，就更难扫了。”她摸了摸我的头，“其实，困难坎坷时时都有，不是你逃避就会消失的。我并不要求你成为一个勇士，能把南墙撞破，但我希望你不会逃避，再失望、再难过、再烦不胜烦，都要能接受它、应对它。你看，这叶子就落在院子里，除非你不要这个家了，不然

## 帮老师打酒

□徐君

我读小学时，除了读书，还要为老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这事儿说来话长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我在村小读书，课桌是石头做的，老师是民办老师。早上，老师有时到地里干一阵活才到学校，学生做一阵家务才来学校，大家都迟到了，学生迟到了是不会受罚站讲台的。

下课了，学生在教室外的竹林里跑，在山坡的庄稼地里跑，在沟里的田埂上跑。该上课了，老师把铜铃打个不停，回到教室的学生仍没有一半。老师坐在教室里唯一木桌做的讲台后面等学生。学生们跑得累了，一个个喘着粗气、流着汗水、红着脸，回到座位上。

老师等学生来齐了，又开始讲课。讲到院子里的住家户开始煮中饭，房子上冒炊烟了，就放午学，让孩子们回家。

老师从不体罚学生，即使学生上课时答不起“一加一等于几”的问题，还是让学生坐下听课，不会批评学生。

老师从家里扛了一把凉椅放在讲台边。讲课讲累了，我们做作业时，他就仰

躺在凉椅上休息，有时还打起鼾来。老师打鼾时，我们就停下手中的笔交头接耳；老师的鼾声一停，我们就聚精会神。总之，我们与老师的鼾声一唱一和，配合得很默契。

有时，上课到半下午，可能老师肚子也饿了，就把钱给我，叫我到街上去打一两酒，称一两花生，或者买一包怪味胡豆。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，不管做不做作业，考试都要得那么多分，到街上跑一趟，不会让我的成绩落下，老师心里有数得很。

酒打回来了，老师就安排我们做作业或者自习，他开始在讲台上喝酒。抿一口酒，吃一颗花生或者吃一颗怪味胡豆。很快，教室全是酒香、花生香、怪味胡豆香。

贪吃的学生便瞪眼望着老师，盼着他将花生或怪味胡豆一人散一颗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个别学生的一厢情愿罢了。老师只有一两花生或一小包怪味胡豆，自己佐酒还不够，怎么能散给别人呢？

我们把作业做完了，都望着老师，

## 杨家沟的锅盔

□杨代军

样。他搬去茅屋后，每晚做锅盔，白天叫卖。

不过，他卖锅盔的办法奇怪得很，只在茅屋里卖。谁要买，就在山坡下喊他。他听到了，只远远地应一声。

他做锅盔，本钱不多，两三公斤面粉，一斤肉，就在铁板上弄了。至于蔬菜之类，从地里随便扯点就够，一天做几十个肉锅盔、菜锅盔卖，除去本钱，也能赚两块多钱。那年月，挣这点钱已经不错了，日子过得蛮好。

村里的娃娃们拿分分钱去找他，连买带拿，他也不发火。一年下来，杨三爸赚了钱。有钱了，到茅屋里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。杨锅盔的名声也就传开了。

张家院子的英子隔三差五来找杨三爸。英子是媒婆，虽然才30岁，却撮合了好几对。英子给杨三爸做媒，说了几回，杨三爸都没答应。没想到，一来二去，杨三爸和英子好上了。不久二人扯了结婚证。

英子逼着杨三爸挑上工具白天出门，现场做现场卖锅盔，并规定每天必

你始终无法逃避它。不如慢慢扫，哪怕叶子贴得再紧，也终会被扫干净。”

说话的工夫，地上又有了几片落叶。她看着我：“你去扫掉吧。”扫落叶时，我也扫掉了心中的落叶。看着整洁的院子，我油然而生一份喜悦。

那个学期，我发奋读书，终于在期末的评优中如愿以偿。回到家，第一眼就看见了梧桐树，它静静地站着，地上，一片片叶子静静地躺着。母亲见到我手里的奖状，笑了笑，“帮我一起扫落叶。”

长大后，我去了远方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每次，母亲都提前把叶子扫干净，然后坐在树下盼着我回来。我的假期快结束了，她又念叨：“孩子长大了就是客人了，你早些出发吧，别耽误了工作。”她站在梧桐树下，和树一起被风轻轻地吹着，目送我离家。

现在，站在雨里，望着眼前的梧桐树，再看看紧贴在地的落叶，“慢慢扫，叶子终会被扫干净。”母亲的话又回响在耳边。明天，再去参加新的面试吧！我拾起一片落叶，拖着行李箱，脚步变得轻快起来。

欣赏他喝酒的样子。老师便宣布预习或默读。我们故意把书放在脸前面，透过缝隙，还是看得见老师喝酒的样子。

帮老师打酒，为早点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，我常常抄近道跑田埂去街上。有一次，一个同行的同学说，懒得去街上了，把田里的水装一酒瓶算了。我说要不得，酒和水看起来差不多，喝到老师嘴里就差得多了。每次给老师打酒，我都是到供销社门市打的。我妈说，供销社是国家开的，不得卖歪货。

老师喝了酒，讲课还是讲的“一加一等于二”，不会乱讲。他教我们认识的字不多，几十年了，我们还能认识，还够用。老师就这样教我们。他也不急，似乎是一边教，一边让学生玩，不觉中就把小学5年的课讲完了。

帮老师打了多少次酒，我记不起了，也记不起酒是多少钱一斤，胡豆多少钱一包，花生多少钱一两。那时候，我有点小。

只是，有一点始终记得，我帮老师打酒，从来没有搞过假。

## 遇见温暖

□周依春

近段时间，每天步行万步以上，对长期疏于运动的我来说，小腿开始酸胀，腿脚有些发麻了。今天难得有清闲时光，正好可以到对面小区楼下做个足疗，缓解一下疲劳。

午饭后小憩，大约两点半出门。深秋的阳光洒在街道两旁的银杏树上，升腾起一团红色的光圈。金黄的银杏叶在秋风中飘落翻飞，给街道两旁铺上一层薄薄的地毯，走在上面软绵绵的。

出小区，步行穿过立交桥，便到了对面小区的街道上。在这条街上，大大小小的足浴店有五六家，某连锁专业修脚房就有两家。一条街道能有两家同样的修脚房，说明它的生意很不错。一番斟酌后，我选择了一家专业修脚房。

走进店内，逼仄的店堂靠左边墙壁一字排开，摆放着8个足疗座椅。店堂虽小，但生意火爆。大约过了两分钟，两个座位腾空出来，我选择靠近门口的第二个位置坐了下来。

一位50岁上下、身材健硕的足疗师走过来要为我服务。我上下打量一番，从年龄上看，他的足疗技术肯定不错；从身材来看，他很壮实，力道肯定还可以，正是我需要的类型。他极力向我推荐90分钟的足疗项目：“这个项目，泡脚是大桶，而且用的药水比其他项目好一些，时间长，能够使每个穴位得到充分按摩，要舒服得多。”

凭着他对产品的熟悉程度和巧舌如簧的营销技巧，我姑且相信他一次。反正下午没有别的事，时间也充足，90分钟的足疗比80分钟的足疗只多20元钱。我彻底被他的营销能力征服了。

打来水，泡好脚，反坐在按摩凳上，他开始给我做上身按摩。我抬头看见墙壁上贴着一张字牌，上面写着足疗按摩的步骤，一共49个，上身按摩22个，腿部按摩27个。浴足有足道，足疗讲流程。

我跟他开玩笑道：“那上面写的49个步骤，我要看看你是不是都做到了。”他一边笑一边全神贯注地做着每一个动作：“你对照着看吧！”他的技术相当专业，我对他的服务还算满意。七十二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说得好不如做得好，无论干哪一行，都应该干一行爱一行，钻一行精一行。

店里的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不一会儿，我旁边来了一位年轻人要修脚。一直坐在对面憨笑的小伙子被安排为他服务，一眼就能看出，小伙子是店里人手紧缺才招进来的新手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将顾客的脚趾划破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直冒。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拿修脚刀的手在颤抖，口中连说了几个“对不起”。

“算了，你别修了，免得你提心吊胆，我也提心吊胆！”年轻人微笑着，不愠不怒地说。他不仅表现出了良好的修养，而且保持着极度的淡定，很出乎我的意料。

给我做足疗的技师对小伙子说：“你先用棉签为他止血，然后再用足疗盐给他搓脚。待我做完这位客人的足疗后，再来替他修脚。”好人一句话，温暖你我他。他不仅为小伙子解了围，而且使小伙子在手忙脚乱中踏实了下来，小伙子找到足疗盐，开始给年轻人搓起脚来。

“师傅，你还要多久才能做完足疗呢？”听了技师的话，年轻人问。“大概20分钟吧。”技师答道。“我还有事，等不及了。”年轻人说。“那就让正在做足部按摩的店长和你的修脚师换一下。”技师心生一计。

修完脚，年轻人走出了店堂。我心想，他下次还会遇见那个修脚的小伙子吗？